目 录

交往不慎终致祸

先纵后擒

石碏灭亲

如此用民

焚烧盟书

臧武仲不治盗贼

晏婴智杀三士

正话反说

巧借物价省刑罚

恭维中的劝谏

秦襄王绝爱民之道

魏武侯任才强国

邹忌劝威王

论剑藏玄机

范雎议逐四贵

刘邦论成败

娄敬献策迁都

伪游云梦擒韩信

巧用名人保太子

萧何诱杀韩信

郦商智护功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曹参为政

将相和，吕氏亡

立子杀母

辅政诛叛逆

龚遂治盗

以诈治奸

智谏刘秀

行礼除暴

廉范治蜀

朱晖称病

智斗窦景

任棠劝太守

虞诩不弃凉州

虞诩治朝歌

张纲治广陵

贾琮对症治郡

羊续微服采风

仇览教化陈元

割发代首

依法办事得人心

温峤矫情脱险

杀一儆百

以法治乱

谢安处乱不惊

计杀诸葛长民

广施怀柔平内乱

远虑无忧

徐羡之得助废少帝

陆俟料事如神

公主掷衣救儿

源贺上书减刑

智借神灵诛劫匪

人短智高

恩威并施除匪患

以贼治偷

智化干戈为玉帛

以退为进巧迁都

百姓垂泪送刺史

李膺以宽治蜀

萧秀以安民为本

杨逸放粮救万民

欲擒故纵诛叛逆

杨尚希上表减郡

柳昂劝学行礼

杨坚智定内乱
薛道衡纵论陈朝得失
巧解《论语》论治国
唐太宗不计前嫌
唯依功绩行封赏

序 言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好“斗”。此说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历史上，除了“斗”之外，中国人还谋求“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是贤者仁人所追求的境界。

儒家有句名言：“和为贵。”

兵家有个理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治家者有条经验：“家和万事兴。”

经商者有个信条：“和气生财。”

然而，社会是个复杂的肌体，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种种原因，难免产生种种不和，不和就要分歧，分歧导致摩擦，摩擦导致矛盾，矛盾导致争斗。

可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关健在于谋求人和。谋和需要有胸怀。尽人皆知的战国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就是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大胸怀而赢得的。

谋和需要有策略。东汉时，贾覆与寇恂因事而起矛盾，使起武人

的性子，偏要与寇恂以武力分个高低。而寇恂知道后，巧妙地以一顿酒饭“化干戈为玉帛”。

谋和需要有见识。何种事物可谋和，何种矛盾可谋和，何种人物可谋和都要有个准确的分析与估计，否则，谋和不成反被人谋。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故事，可为谋和者戒。

谋和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人们才会感到温暖；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们才会感到舒畅；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人们才会安心建设；有一个祥和的气氛，人们才会感到人世的温馨。人和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人和是事业成功的前提；人和是经济建设成功的保障。

正 文

交往不慎终致祸

范蠡是春秋争霸时期的智者，他能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20 余年，灭吴而归；又清醒地全身而退，躲过勾践指向功臣的屠刀，实在是对那个血雨腥风的现实有超过常人的深刻认识。思想认识可以指导生活实践，所以范蠡弃官经商，同样成功，富能敌国，世称“陶朱公”，比那些诸侯国君毫不逊色。只是思想认识只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从父母那里可以继承钱财，并不能继承到人生智慧。

于是，陶朱公范蠡的儿子便演出了一场弄巧成拙的历史闹剧。

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 473 年)，越大夫范蠡等人侍奉越王勾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苦身戮力 20 余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转弱为强，于是年大破吴师，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范蠡因功被封为上将军，倍受各国诸侯青睐。范蠡却认为“威名之下，难以久居。”又看出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遂乘船浮海出走，北上入齐，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父子治理产业，勤奋努力，不久便积财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认为久享尊名，不祥。遂归相印，迁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以计然富国之策经商，终富埒诸侯，世称“陶朱公”。

朱公居陶，喜得少子，少子长到壮年，朱公的二儿子杀人犯罪，被囚禁于楚国。朱公闻听，言道：“杀人抵命，理所应当。然我听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便令他的小儿子到楚国去探望，临行时，小儿子带了一千镒黄金，置于粗布袋中，并用一辆牛车装载布袋。小儿子将要上路，朱公的大儿子也执意要去，百般央告，朱公就是不答应。大儿子十分不悦，对朱公道：“长子职责，名为‘家督’，如今二弟犯罪，父亲不派长子去探望，偏偏派小弟弟去，就等于是责我不贤了。”言罢，声泪俱下，就要自杀。其母见状，亦向朱公为长子讲情道：“夫君仅派少子前往，是否能救活二儿子，还未可知，如今又要白白地死了大儿子，如何是好？”朱公无奈，只好派大儿子也去探望，并写信一封令其长子携带，要大儿子至楚后务将信先交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临行时，朱公反复叮嘱长子道：“到了那里，一定要将千镒黄金送到庄先生家中，任凭他来处置，凡事悉听庄先生，千万不要和他争辩。”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了庄先生的家。只见庄先生家境贫寒，室内并无任何豪华的陈设，唯有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具而已。几间破旧的房屋靠近外城，前面是一大片野菜地。当地居民皆为贫民，并无一家富户，是都城附近的一处贫民窟。大儿子见状，心中有些犹豫，对请庄先生帮助救活二弟之事表示怀疑。但出于父命，大儿子还是拿出朱公的信及千金送与庄先生。庄先生收下干金，看完信，便对朱公大儿子说道：“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里停留，如令弟果真被赦免出狱，也不要去追根问底”。：大儿子告别庄先生出来，并未返回陶地，也不相信庄先生真有回天之力，挽救二弟一命。遂又用私自带出来的黄金，去贿赂楚国的一些权贵。庄先生虽然住在贫民窟中，却是安贫乐道的高士。他为人清廉，忠信正直，闻名于楚国。楚王及群臣，各地来楚的读书人，都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传业授道的老师，他之所以收下朱公大儿子送来的千金，并不是有意接受，只不过将千金视为信物罢了，准备将事情办妥后再送还给朱公。当朱公的大儿子走后，他便对自己的妻子道：“这是朱公的黄金，如果我生病去世，你务必记着日后归还于他。”

庄先生选择个适当时机进宫去会见楚王，对楚王道：“昨晚我观星相，见天上有的星星移动了往常的位置，恐怕对楚国不利。”楚王历来尊重庄先生，便问道：“如今该怎么办呢？”庄先生答道：“只有兴德政，行善事，才可以消除。”楚王道：“先生您休息去吧！寡人立即照办。”于是，楚王便派遣使者封闭丁储存金、银、铜；钱的库房。楚国受贿的权贵们得知消息，忙派人告诉朱公的大儿子道：“国王就

要大赦，令弟可以得救了。”朱公的大儿子问道：“何以见得？”使者答道：“楚王每次大赦，都要封闭储存三钱之库。昨夜，三钱之库已被楚王下令封闭。”大儿子不知楚王大赦，实出于庄先生之谋，私自忖道：“既已大赦，二弟自当释放，枉送千金与庄先生，毫无意义，不如索回。”于是，大儿子又去见庄先生。庄先生见他到来，非常惊讶，问道：“你还没有走吗？”大儿子道：“是的。当初是为了二弟之事来见庄先生，如今听说就要大赦，二弟自当释放，故来向先生辞行。”庄先生知其来意，微微一笑道：“既然令弟即将释放，那千金你还是取走吧！”大儿子并不谦让，挺身进屋将黄金携带而出，昂然而去。

庄先生被小儿辈耍弄一番，觉得非常难堪，认为：不讲信义之人，不值得帮助。便再次入宫去见楚王，对楚王道：“君王大赦天下，以德回报是星辰移位之事，自然再好不过。可是，我在外面，闻听陶地的富豪朱公之子杀了人，现囚禁在楚国，他家用很多金钱来贿赂君王身边的人，所以，外面纷纷传说君王并不是体恤楚国百姓而实行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朱公之子。”楚王闻言大怒道：“寡人虽然不德，又怎能为朱公之子而实行大赦呢？”逐下令将朱公之子斩首。朱公之子死后的第二天，楚王方正式下达赦令。朱公的大儿子只得带着二弟的尸首返回家中。

他们的母亲和邻里都很悲痛。只有朱公知道其中原委，喟然长叹道：“我本来就知道大儿子如去二儿必死，所以才不令其至楚。大儿非不爱其弟，只是吝惜钱财，不晓人之处世交往之道。庄先生乃义士，何看重金钱，不过气恼大儿不讲信义罢了。大儿自幼与我一起受苦，

知谋生不易，所以不轻易使财，故失信义于人。至于家中小儿，生长于富有之时，只知乘华车，骑骏马，逐野兔，不知钱财来之不易，平时大手大脚，不吝惜钱财。所以，我才执意要派小儿子前去。小儿子能办到的事，大儿子却办不到，结果使二子被杀，此乃事之常理，不值得悲痛。我本来就日夜等待丧信的到来呀！”

人之处世交往，须重信义，不可反复无常。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重财轻义，刻薄待人，必失于友，为人所唾弃。朱公大儿之事，当为一鉴。

【简评】

求人办事，自然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或者以礼待人，或者以理服人，或者以貌取人，或者以情动人，或者以利诱人，或者以势压人，或者以法治人。

这样多的办法，不可能全部使用，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陶朱公范蠡历尽沧桑，对庄先生的价值自然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要叮嘱儿子一切听庄先生的，甚至送千全表示尊重。

朱公子没有处世经验，只能以貌取人，以庄先生家境贫寒为由自作聪明，结果是因小失大，误了兄弟的性命，而且失信于人，实在是遗世笑柄。

处事首先在于待人，这种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先纵后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是一条暂作让步、待机而动、后发制人的谋略。它不仅运用于军事活动中，在政治角逐场上也见其功力。

如果一味逞强，以刚制刚，有时会适得其反，不如先采取忍让的策略，用小惠一步步将敌手引进自己设下的圈套，待时机成熟，再果断出击，将其一网打尽。

古往今来，以此道对付敌人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就讲一则先纵后擒的事例。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武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即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叫共叔段。郑武公的妻子姓姜，寤生和共叔段虽然都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她却有亲有疏，只喜欢共叔段，而不喜欢寤生。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只因为寤生出生时是难产，让姜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所以，郑武公在世时，姜氏多次提出要立共叔段为太子。然而立长不立幼是当时定制，郑武公始终没有同意。

郑武公死，寤生继位，即郑庄公。姜氏见所爱的儿子继位不行，便向庄公提出以制(今河南荥阳)这个地方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没有同意，他说：“制那个地方太险要了，想当初虢叔就死在那里。除了制，为共叔段选什么地方都行。”姜氏为共叔段选制地，其目的就是让共叔段远离庄公，好为所欲为。她见制地要不下来，便为共叔段改请京城。京城在制东南 20 余里，让共叔段封在那里，其意义也和封在制差不多。庄公因有除制以外任选一地的许诺，便答应了。

共叔段在姜氏的庇护下，一到京城，便开始准备夺取哥哥的王位。首先，他把京城加以扩大。郑国大夫祭仲看到苗头不对，便对郑庄公

说：“国家对于城邑的规模是有严格规定的，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邑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规定，这对国家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您不可不防。”郑庄公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京城是母后为共叔段要的，我怎能对他加以限制呢？”祭仲说：“姜氏决不会满足于让共叔段扩建城邑的。扩建城邑后他还会有新的举动。您应当及早采取防范措施，作适当的安排。否则，等共叔段的势力发展起来，您就不好对付了。您没听说过草蔓难除这句话吗？野草蔓延开来尚且难除，何况您受宠爱的兄弟呢!”庄公说：“一个人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倒霉。我们看着他怎样发展吧。”

过了些日子，共叔段见自己扩城之事无人过问，胆子更大了，他下令让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之民都服从自己的命令。大夫公子吕找到庄公对他说：“现在国家实际上出了两个君王，分别着两种命令，指挥着两地的臣民。您作为一个君主，怎能容忍这种情况呢？您是不是拿他没办法呢？如果真是这样，干脆就把君主之位让于共叔段，我就名正言顺地去侍奉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请您把他除掉，不要让百姓对您怀有二心。”郑庄公说：“别着急，用不着我去除他，他会自取祸殃。”

又付了些日子，共叔段见庄公还没有动静，便越发胆大了，干脆宣布郑国的西部、北部边境为自己的封地，并把封地扩展到了廪延(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公子吕又找到庄公，对他说：“我们应该动手了。否则，等共叔段势力雄厚时，民心就会归顺于他了。”郑庄公仍不同

意出兵，他说：“不义之举，怎能取得民心？让他发展势力吧，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分崩离析。”

共叔段见自己的图谋步步得逞，就开始修整城池，积聚粮食，制造武器，武装步兵车兵，准备进攻郑国的首都。姜氏则准备到时为共叔段打开城门，作为内应。

郑庄公并非对共叔段置之不理，他派人暗地监视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当他听到共叔段起兵的具体日期时，便对公子吕说： “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便命令公子吕率大军去京城讨伐共叔段。京城的人听说国王派军前来，纷纷倒戈，共叔段成了孤家寡人，便弃城而逃。

【简评】

“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自受，本无话可说。但郑庄公一类的人物也的确“城府”太深了！用利害，用纵容，甚至故意显示“软弱”来制敌于“不义”的境地，表面上唯唯诺诺，骨子里却是“看你横行能几时”，然后自己再去充当正义的化身，替天行道，使本来十分卑劣的目的穿上堂皇的外衣，不足为人道的手段成为智慧的体现。

三国时孙权力劝曹操废汉自立，当皇帝算了。曹操不为所动，一笑置之说：“你这是想把我放在炉上烤啊！”终于没有做皇帝。曹操不愧是个“奸雄”，也成就了大事。近代则出了一个北洋军阀段祺瑞，他挑动张勋复辟，把黎元洪赶下台，自己却“马厂誓师”，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可终究只是个短命的“皇帝”。

因此，谁要是不顾公义、违背常理地放纵你千坏事，那一定是

不怀好意，切不可掉以轻心！

石碏灭亲

“借刀杀人”，属于三十六计的一计，本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一种政治权术，后来演变为被人所熟知的军事谋略。

它主要是利用借助第三者和外部力量，来削弱自己敌人的势力，或干脆将其除掉。此计用途广泛，但为何而“借”，怎样去 “借”，却意义大为不同。用于阴谋害人者，有之；用于除恶扬善者，也有之，不能一概而论。不信，请看下例。

石硝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石硝任大夫时，卫国正是卫庄公在位。卫庄公的妻子名叫庄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庄姜生得姿质艳丽，倾国倾城，但始终未能给庄公生孩子。庄公为传宗继位，便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但不久又夭亡。后来，厉妫的妹妹戴妫又为庄公生了儿子，取名为完。以后，庄公的妃子们又为他生了其他的儿子。而庄姜很爱完，便将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庄公的一个儿子名叫州吁，是一个宠妃所生，很受庄公的宠爱，但庄姜很不喜欢他。石碏便对庄公说：“怎样才算是真正喜欢孩子呢？我认为应当教育他懂得道义，不走邪路。怎样才能不走邪路？就是不要对孩子偏宠、溺爱。偏宠、溺爱，就会使孩子傲慢、无礼、犯法、放荡，就会走上邪路。孩子受宠就会骄傲，骄傲就会对自己地位下降不安心，不安心就会导致怨恨，怨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现在州吁就处在这个地位上。他很受您的宠爱，您却不能对他严加管教。而庄

姜王后却不喜欢他，一旦他地位下降，就会酿成祸乱。如果您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赶快定下来，如果总定不下来，祸患迟早就会发生。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全力除去隐患，总不该不除隐患，反而加速它的爆发吧！”

庄公对石硕这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一点也听不进去。

石硕见劝说无用，知道州吁早晚要危害卫国，便去管教自己的儿子石厚。因为石厚和州吁关系很好。但石厚不但不听，反而和州吁更加亲近。

卫庄公死后，国内果然出了乱子。庄姜的儿子完继位，为卫桓公。但不久，州吁便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州吁自立为国君后，国内局势非常不稳，很多人都对他的统治不满。为了转移国内百姓的视线，他利用宋国和郑国的矛盾联合宋国、陈国、蔡国共同攻打郑国。当时鲁国人众仲就预见到州吁一定会失败，他说：“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挑起战争，使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一个人不是靠自己的美德去赢得百姓，反而想通过战乱取得成功，是一定要失败的。”

果然，战争并没有挽救卫国的政治危机，国内百姓反对州吁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州吁为了稳定其统治地位，便让石厚向石硕请教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硕早就想除掉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家伙，他见石厚前来询问自己，便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对儿子石厚说：“如今各诸侯国虽已纷纷各自为政，但周朝天子还有他的虚名，因此，可以利用朝拜周天子办法取得州吁的合法地位。”

石厚问：“怎样才能去朝拜周天子呢？”

石硝说：“现在陈国的国主陈桓公正受着周天子的宠信，而陈国又与卫国相好。如果你带着州吁去拜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周天子，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石厚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便跟着州吁去陈国。不料石早就派人先到了陈国，对陈桓公说：“我卫国是个小国，而我年事已高，有心为国除害，但已力不从心。州吁、石厚这两个人，确实是杀害君王、篡夺君位的贼子，希望您能借机帮助我们除掉他们。”陈桓公答应了。

石厚、州吁一到陈国，便被陈国逮捕起来。接着，陈桓公便派人去卫国，请卫国派人前来处置他们。卫国便派来两个人将石厚、州吁分别杀死。

【简评】

看来，“借”字大有学问，蕴藏难以说尽的丰富含义。“杀人”固然有正义和邪恶之分，而“借”只是一种智谋手段而已。

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围困魏地樊城、襄阳，曹操很是惊恐，要迁都以避关羽的威胁。司马懿和蒋济却不以为然，劝曹操说：刘备、孙权表面上是亲戚，骨子里是疏远的，关羽得志，孙权是不乐意的，可派人劝孙权攻击关羽的后方。曹操采纳了二人的建议，吴军果然愿意与魏军联合攻打关羽，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被吴国兵士所擒。

这种“杀人”之术，只是军事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而用于某种政治目的，就没有这么简单了。石硝假借陈国之手除掉卫国的祸害，

便带有为国家安定着想的积极意义，而所诛之人中，又有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自然称得工是“大义灭亲”之举，令人由衷地佩服。可见，有智有识，才不愧谋略家的美称。

如此用民

信、义、礼是古代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是当时人们借以判断是非的精神文明的尺度。儒家干脆把“仁、智、礼、义、信”，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高的道德规范，而归根结底，还是以“忠”为核心的。

何谓强国？如何致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所提出的治国安邦之策很多，而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公元前 636 年，晋公子重耳结束了在外国流亡的生活，回到了晋国，作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就开始训练他的百姓。两年以后，晋文公认为差不多了，便准备用其百姓称霸诸侯。大臣子犯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

晋文公觉得有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惠后想立昭叔为太子，但还没得逞便死亡。昭叔便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和襄王之后狄隗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狄隗废掉。这

下触怒了狄隗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主政，并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二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份内之事。”晋文公用行动告诉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便利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下可以使用其百姓了。

不料，子犯又出来阻拦，他对晋文公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用。”

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口粮。军队围困原国城池整整三天，士兵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军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丁。”有人主张再坚持一下，等待原国投降。晋文公说：“当初带三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三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虽得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也就失去庇护。得失相比哪个多呢？”由于晋文公利用打原国教育百姓知道信，所以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他们作买卖不求暴利，交易分明，不贪不骗。

作到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还不知道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风范。”于是，晋文公又在让百姓知礼方面作了很多事情。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礼仪。又设立执秩之官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